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

列寧著

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
幾個特點



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



卡爾·馬克思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五年。莫斯科

42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列寧著

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
幾個特點

—○—

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

—○—

卡爾·馬克思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五年。莫斯科

26006



目次

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幾個特點	5
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	11
I	11
II	13
III	14
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與三個組成部分	16
I	17
II	18
III	20
卡爾·馬克思（簡要傳略和馬克思主義敘述）	23
序言	23
馬克思的學說	29
哲學的唯物主義	29
辯證法	32
唯物史觀	35
階級鬥爭	37

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40
價值	40
剩餘價值	42
資本積累	44
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	45
平均利潤率	47
地租論	48
農業資本主義進化	50
社會主義	52
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策略	56
簡要註釋	62

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 幾個特點

我們的學說——恩格斯關於他自己和他那位著名的友人說道——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在這個典型定義中鮮明而有力地着重指出了馬克思主義往往被人忽視的那個方面。忽視這一方面，就會把馬克思主義變成爲一種片面、畸形和毫無生氣的東西，就會剝去馬克思主義的生動靈魂，就會破壞它的根本理論基礎的辯證法即關於包羅萬象而充滿矛盾的歷史發展的學說，就會打破它與那些隨歷史每一次新轉變而會發生變更的時代的一定實踐任務之間的聯系。

正是現今在那些關懷俄國馬克思主義命運的人中間，特別容易碰見忽視了馬克思主義這一方面的人。可是誰都明白，俄國近年來發生了一些急劇的轉變，使客觀形勢，使這個立即和直接決定行動條件，亦即決定行動任務的社會政治形勢發生非常迅速急劇的變化。我當然不是指一般和根本任務而言，因爲這種任務在各階級間的根本關係沒有變更時是不會隨歷史轉變而發生變更的。俄國經濟（而且不只是經濟）進化的這個總趨勢，也如俄國社會各階級間的根本關係一樣，例如在最近六年以來，顯然是沒有變更的。

但是，在這個時期中，當前直接行動的任務却因具體社會政治情況變更而發生過極顯著的變更，因而馬克思主義這一活的學說中的各種不同的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別提到首要的地位。

爲了說明這個意思，我們且來看看最近六年來具體社會政治情況有些什麼變更。我們馬上就可看出這個時代劃分爲兩個三年時期：前一時期大約是在一九〇七年夏季終結，後一時期是在一九一〇年夏季終結。從純粹理論的觀點來看，前三年時期的特點是俄國國家制度基本特徵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這些變化的行程極不平坦而向兩方面擺動的振幅都是很大的。『上層建築物』方面這些變化的社會經濟基礎，就是俄國社會中一切階級在各種各樣舞台上的行動（杜馬內的活動，杜馬外的活動，出版，結社，集會等等），其形勢之公開，其力量之雄厚，其規模之宏大，是歷史上所罕見的。

反之，後三年時期的特徵却是——再聲明一遍，我們在這裏是僅以純粹理論的『社會學的』觀點爲限的——十分遲緩的進化，幾乎是等於停滯。在國家制度方面並沒有發生什麼多少重大的變更。各階級在前一時期作過公開的和多方面的行動的各種『舞台』上，現在大半是完全沒有或幾乎是完全沒有這種行動了。

這兩個時期相類似的地方，就是俄國的進化在前後兩個時期仍如先前一樣是資本主義性的進化。這個經濟進化與現在還存在有許多中世紀封建機構這一事實的矛盾並沒有消除掉，而是仍如從前一樣，由於在個別機構中滲進某些局部的

資產階級內容的事實決不會使這個矛盾緩和下去，倒反使這個矛盾更快地加劇起來。

這兩個時期不同的地方，就是前一時期擺在歷史劇場前台上的是上面所說的那些急劇而不平坦的變化將會引起什麼結果的問題。由於俄國進化是資本主義性的進化，所以這些變化的內容也不能不是資產階級性的。但是有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採取着比較溫和的自由主義立場，它們的階級地位就使它害怕急劇的變化而力圖把農村制度和政治『上層建築物』中許多舊機構殘餘保存起來。農村小資產階級既與『自食其力』的農民錯綜結合，當然力圖實現另一種資產階級性的改革，即留給各種中世紀舊物存在餘地更少得多的改革。僱傭工人既然自覺地對待了他們周圍所發生的一切，當然不能不對這兩種不同趨向間的衝突採取一定的態度，因為這兩種趨向雖然同樣是停留在資產階級制度範圍內，但它們兩者所決定的資產階級制度的形態，發展速度及其進步影響的範圍，却是全然不同的。

由此可見，過去三年時期在馬克思主義中把一般人所通常稱為策略問題的那些問題提到首要地位，並不是偶而是必然的。如各種路標派¹ 那樣把這些問題所引起的爭論和意見分歧看作『知識分子的』爭論，看作『爭奪對於未成熟的無產階級的影響的鬥爭』，看作『知識分子適應無產階級』的表現等等，真是再錯誤沒有的了。恰巧相反，正因為無產階級已經成熟，所以它對於俄國全部資產階級性的發展中的兩種不同趨向間的衝突始終不能採取漠視的態度，而這個階級

的思想家也就不能不作出適合於（直接或間接，正面或反面反映）這兩種不同趨向的理論估計。

在後三年時期，俄國資產階級性發展中兩種不同趨向彼此衝突是不迫切的，因為『野牛』²把這兩種趨向都壓抑下去，推到後面去，逼到內面去，暫時掩沒下去了。中世紀的野牛不僅充滿了前台，而且使資產階級社會中最廣大的階層滿懷着路標派心理，頹喪背叛精神。此時顯露於表面的已不是改造舊制度的兩種方式之間的衝突，而是再不相信任何改革的心理，『馴順』和『懺悔』的精神，迷戀於反社會學說，紛紛傾心於神秘主義等等。

這種異常劇烈的變化並不是什麼偶然的現象，也不單是『外界』壓迫的結果。前一時代十分強烈地激動了那些在許多世代，在許多世紀中沒有參預過政治問題，完全不懂政治問題的民衆，於是『重新估計一切價值』，從新研究各種基本問題，從新注意理論，注意初步原理，注意入門研究的趨向，也就自然而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千百萬人驟然從長久睡夢覺醒過來，驟然碰得了極重要的問題，當然不能在這個高峯上長久支持下去，而不免要停頓一下，不免要回轉去復習基本問題，不免要經過一番新的準備工作，好來『消化』空前豐富的教訓，而使更廣大無比的羣衆能夠更有把握地，更加自覺地，更加自信地，更加堅定地再向前進。

歷史發展的辯證法竟是如此：前一時期中的迫切任務是要實現全國所有一切生活部門方面的直接改革；而後一時期中的迫切任務却是要研究經驗，使更廣大的階層領會這種經

驗，使這種經驗深入到所謂底層，即各階級落後羣衆中去。

正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教條，不是什麼一成不變的學說，而是活的行動指南，所以它不能不反映着社會生活條件方面異常急劇的變遷。而這種變遷的反映就是深刻的解體，離析和各種動搖；一句話概括說來，就是馬克思主義運動內部的極嚴重的危機。堅決抵抗這種解體傾向，為保衛馬克思主義基礎而進行堅決持久的鬥爭，又成為當前的迫切問題了。在規定本身任務時不能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那些階級中非常廣大的階層，在前一時期領會馬克思主義，是極其片面而畸形的，只是讀熟了某些『口號』以及對於某些策略問題的答案，却沒有理解這些答案中的馬克思主義準繩。在社會生活各方面『重新估計一切價值』，也就引起了對於馬克思主義最抽象最普泛哲學基礎的『修正』。各種各樣唯心派資產階級哲學的影響表現於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所發生的馬赫主義的流行病。背誦只是勉強讀熟而並未理解，未加思索的『口號』，結果就流為專事空談，而這種空談在實際上是歸結為一些全非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思潮，如露骨的或畏怯的『召回主義』，或把召回主義認作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一種『正當色彩』。

另一方面，普及於極大部分資產階級中的那種路標主義精神，即背叛主義精神，也浸入到企圖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納入『溫和客氣』軌道的那個思潮中去了。這裏還能算作馬克思主義的東西的，不過是些掩蓋着一種充滿自由主義精神的關於『等級森嚴』和『領導權』等等議論的辭句而已。

本文目的當然不是要考察這些議論。只要指出這些議論，也就足以證明我們上面所說馬克思主義現在發生嚴重危機，以及這個危機是與現今整個社會經濟情況相連的意見了。由這個危機引起的問題，是不可撇開不說的。企圖用空洞辭句來抹煞這些問題，是再有害，再無原則不過的了。現在，因為資產階級影響普及各種各樣馬克思主義『同路人』中的結果，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和根本原理受到各種相反方面來的曲解，所以團結一切認識了這個危機的嚴重性並瞭解必須將其克服的馬克思主義者來共同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和根本原理，是再重要不過的了。

前三年所喚醒起來自覺參加社會生活的民衆非常廣大，其中有許多人現在才第一次開始來真正認識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方面，資產階級的刊物造出了比先前更多得多的錯誤觀念，並且將其傳播得比先前更廣。在這樣的條件下，馬克思主義中間發生解體現象是特別危險的。因此，認識目前必然發生這種解體現象的原因並團結起來澈底反對這種解體現象，也就真正確實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代任務。

刊載於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明星報，第二期上。署名：弗·依里因。

按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七卷，第二〇至二四頁本文譯出。

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點，就是闡明作為社會主義社會創造者的無產階級的全世界歷史使命。自馬克思闡述這個學說以後，全世界事變進程是不是已經把它證實了呢？

馬克思最初提出這個學說，是在一八四四年。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而於一八四八年出版問世的共產黨宣言，已給了這學說一個完整的，有系統的，至今還是最好的闡述。自此時起，世界歷史顯然是分為三個主要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一八四八年革命到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第二個時期是從巴黎公社到俄國革命（一九〇五年）；第三個時期是從這次俄國革命時起。

我們且把馬克思學說在每一時期內的命運考察一下。

I

在第一時期開始的時候，馬克思學說並未佔有統治的地位。它不過是無數社會主義派別或思潮之一而已。當時佔統治地位的，是那些在基本上與我國民粹派相似的社會主義派別；它們不懂歷史運動的唯物基礎，不會指出資本主義社會

中每一階級的作用和意義，却用各種貌似社會主義的什麼『人民』、『正義』、『法權』等等辭句來掩蓋各種民主改革的資產階級實質。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對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鬧叫囂，五花八門的社會主義派別，給了一個致命的打擊。在各國發生的革命，都把社會各階級的面目在行動上暴露出來了。共和派資產階級在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事變時槍殺工人，最終地證明了只有無產階級具有社會主義本性，而自由資產階級之害怕這一階級獨立動作，比害怕任何反動勢力還要厲害百倍。懦弱的自由派匍匐於反動勢力之前。農民以封建殘餘的廢除為滿足，轉到現存秩序方面去，而只是間或動搖於工人民主派與資產階級自由派之間。一切關於非階級社會主義和非階級政治的學說，都證明是些無謂的胡說。

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最終完成了資產階級改革的這一發展過程；只是由於無產階級的英勇，才使共和制度即階級關係顯現得最露骨的那種國家機構形式穩固起來。

在歐洲其他一切國家裏，較為混亂而不很完備的發展過程也是引到了同樣的已形成了的資產階級社會。到第一時期（一八四八至一八七一年），即風暴與革命時期終結時，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死亡下去。誕生了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第一國際（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二年）和德國社會民主黨。

II

第二時期（一八七二至一九〇四年）與第一時期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帶有『和平』性質而沒有發生過革命。西方已終結了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東方尚未成熟到實現這種革命的地步。

西方進入了『和平』準備將來改革時代的階段。到處都形成着根本上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政黨，它們學習利用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創辦自己的日報，自己的教育機關，自己的職工會以及自己的合作社。馬克思學說獲得了完全的勝利，並且廣泛傳播起來了。積聚與團結無產階級力量，準備無產階級去作將來戰鬥的過程，慢慢地，可是一往直前地進展着。

歷史的辯證律是這樣：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也換上一套馬克思主義者的衣衫。內臟腐朽了的自由派，企圖在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形態下復活起來。他們把準備力量去進行偉大戰鬥的時期解釋成放棄這種鬥爭。他們把力求改善奴隸狀況以便進行反僱傭奴隸制鬥爭一事解釋成奴隸們爲換得幾文銅錢而出賣本身自由權。他們懦怯地宣揚『社會和平』（即是同奴隸制度講和平），背棄階級鬥爭等等。在充當國會議員的社會黨人，工人運動的各種官僚以及『表同情的』智識分子中間，他們有很多信徒。

III

當機會主義者還在拚命讚美『社會和平』，拚命鼓吹說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風暴的時候，而極大的世界風暴的新泉源已在亞洲湧現出來了。緊跟着俄國革命發生的有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的革命。我們現在正處於這些風暴盛行及其『反轉來影響』歐洲的時代。不管那些『文明』豺狼磨牙欲噬的偉大中華民國命運如何，但世界上決沒有一種力量能在亞洲恢復舊有的農奴制度，能剷除亞洲國家和半亞洲國家裏人民大眾的英勇民主精神。

有些不注意羣衆鬥爭準備條件和發展條件的人，看見歐洲反資本主義決戰長期遷延下去，就陷於絕望和無政府主義的地步。現在我們看見，這種無政府主義的絕望是多麼近視，多麼小氣呵。

亞洲八萬萬人民已加入了爲爭取與歐洲同樣的那些理想的鬥爭——從這一事實中所應得出的不是失望，而是勇氣。

亞洲各國革命向我們顯示出來的，同樣是自由派的儒怯卑鄙的劣根性，同樣是民主羣衆獨立性所具有的特別巨大意義，同樣是無產階級與任何資產階級間的鮮明分野。有了歐亞兩洲經驗之後，誰若還說什麼非階級的政治和非階級的社會主義，那他就只配放置在籠子裏，和某種澳洲袋鼠陳列在一塊去供人觀賞了。

歐洲也跟着亞洲——不過不是按照亞洲方式——動作起來了。一八七二至一九〇四年的『和平』時期已是永逝不

返了。物價的高漲和托拉斯的壓榨已使經濟鬥爭空前尖銳化，甚至使那些受自由主義腐化最深的英國工人也動作起來。就是在德國這個最『頑固的』資產階級地主國家裏，政治危機也在日漸成熟。狂熱的軍備競爭和帝國主義的政策，使得現代歐洲的『社會和平』活像一桶火藥。一切資產階級政黨解體與無產階級成熟的過程，是在一往直前地進展着。

自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後，全世界歷史三大時代中的每一時代，都使它獲得了新的證實與新的輝煌勝利。但行將到來的歷史時代，定會使馬克思主義這個無產階級學說獲得更大的輝煌勝利。

刊載於一九一三年三月一日真理報
第五十期上。署名：弗·依。

按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八卷，
第五四四至五四七頁本文譯出。

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 三個組成部分

馬克思學說在整個文明世界中都招致了全部資產階級科學（官方科學以及自由派科學）方面莫大的敵視和仇恨，這個科學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一種『有害的宗派』。當然也決不能期望這個科學持另一種態度，因為建築在階級鬥爭上的社會裏是不會有『公正』的社會科學的。全部官方與自由派的科學都是這樣或那樣來辯護僱傭奴隸制度，而馬克思主義却對這個奴隸制度宣佈了無情的戰爭。在僱傭奴隸制的社會裏期望會有公正的科學，便是愚蠢可笑，正好比期望工廠主在應否以減少資本利潤來增加工資的問題上會持公正態度一樣。

況且，哲學史和社會科學史已十分顯然地表明出：馬克思主義沒有絲毫與『宗派主義』相像的東西，它絕對不是一種什麼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出來的偏狹頑固的學說。恰巧相反，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於他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所已提出的種種問題。他的學說是直接繼承那些偉大的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者的學說而起的。

馬克思學說之所以萬能，就是因為它正確。它十分完備而嚴整，給了人們一個決不同於任何迷信、任何反動、任何